

于霁夫

著



草根

CAO GEN

“草根”顽强
与敌人斗争
与命运抗争
生生不息……

『草根』的平凡，
在于他们是广大普通老百姓；

『草根』的不平凡，
在于他们有爱，有情，有苦，有恨。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草根

—— 1949—1979 ——

1949—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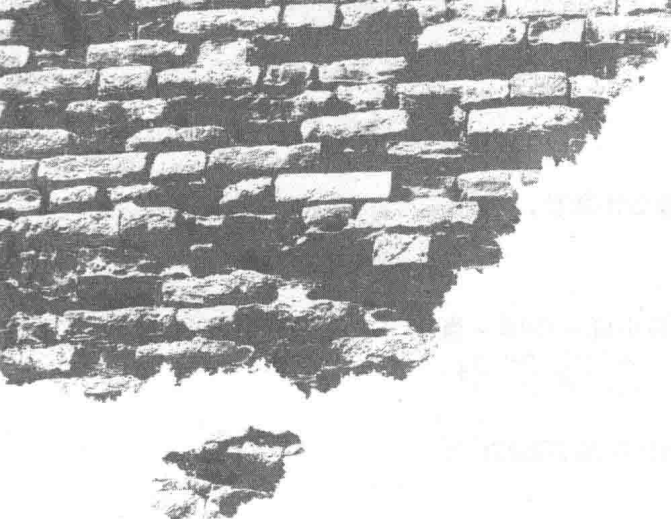
1949—1979

1949—1979

1949—1979



1949—1979



于霁夫

著



草根

CAO GEN

“草根”顽强、与命运、
与敌人斗争，
朝朝暮暮……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根 / 于霁夫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116-1

I. ①草… II. ①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5275 号

草 根

于霁夫 著

责任编辑: 何江鸿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策划: 马 健 周 炜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 100036

电 话: 010-8586987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1

字 数: 52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开篇寄语

“草根”一词在中国到底是最先起源于平民的“自谦”？还是哪位大家的创笔？或是从国外“引进”？社会学界至今也没把其来源当个课题去考证。

但它试用于中国的 20 世纪最后 10 年，盛行于中国的 21 世纪最前 10 年是不容置疑的。

“草根”突然时髦了。可能是出于新奇，可能是出于需要，可能是出于赶潮，可能是出于压力，可能是出于同情，也可能是出于内心的不平……

但大多是借名压人或据名力争……

你想过没有？无论口笔者出于何种目的，只要你有遐坐下来慢慢地、沉沉地，就当浓茶一般，细细地品品其中的滋味，就会突然发觉：“草根”的创世，并不亚于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

一部古国的巨史，篇篇章章都被帝王占据着。因为帝王才是泰山之巅的那块石头，只有他才能在天塌时把“华夏”的天幕顶起来。

所以，“草根”盘固江山的史证曾被久远地掩埋，被践踏成泥，被抛弃的天遥，被遗忘为渺无……

可她仍然在美化着绿野，装点着自然，哺育着牛羊，并酿造出汁液……

但“草根”的爱，“草根”的情，“草根”的苦，“草根”的恨，“草根”的顽强，和与命运争斗的朝朝暮暮……谁曾问津过？

“草根”常常被挖掉晒干用作烧火、煮药、熬汤，或用作沤粪，或用



草 做垫猪坑、铺狗窝……

根 但“草根”依然深扎泥土，顽强的一代代在繁衍着。

她渴望温湿的春风，她乐见热烈的夏阳，她欢喜清凉的秋霜，她迷恋沉睡的冬夜……

生的理念，活的拼搏……

天愿地意赋予了她伟大的情怀与责任……

所以，冰雪总也冻不僵她，野火总也烧不尽她……

2009年3月18日于广西北海



目 录

第一篇..... 001

蓬蕾夜绽 001

听天由命 007

宝瓶泼雨 015

别有用心 017

得寸进尺 030

第二篇..... 041

寻根究缘 041

穷当益坚 051

勇战恶政 061

逃途遇难 074

魔窟救友 088

山神指路 101



草 第三篇..... 113
根

父母之妯	113
海恋心涌	127
情深义重	133
洞房不烛	142
同床异梦	153
断丝难接	163
春蕾初绽	174

第四篇..... 186

韬光养晦	186
囚身受命	199
初探庄城	216
机缘巧合	229
黑涧断尾	240

第五篇..... 257

金盆奇遇	257
归途策计	270
机缘谋定	272
唇枪舌剑	286





巧筑断桥	302
第六篇.....	307
逃穷入窟	307
绝途逢生	317
惊马救难	325
茅塞顿开	338
凹地初踏	343
崭露头角	355
奇出治邪	370
第七篇.....	386
身手初试	386
劫余重逢	401
断肠再接	413
有备无患	431
得心应手	450
深谋远虑	458
第八篇.....	466
虎穴探底	466



草 根	剥土见棺	478
	明修栈道	492
	暗度陈仓	507

第九篇..... 525

欲火难耐	525
义气用兵	541
横水裂眦	552
师至徒归	561

第十篇..... 576

枯禾逢雨	576
点拨灵犀	588
运筹帷幄	606
制胜无形	628

蓬蕾夜绽

海蓬蓬花开了，蝶翅样的花瓣拥簇如锦，拼命地与翠绿的叶片争抢着太阳的光辉，把海峭和岸滩装饰得一片彩红，让人感觉那似乎根本就不是狼牙虎齿令人生畏的峭壁，而是一幕从高天垂挂而下、正在迎风飘抖的巨大无比的斑斓画毯。它纯黄的花心正散发着浓郁的清香，裹挟着从海面吹来并充满淡雅水腥的轻风，一齐漫过峭顶的山林，沿着条条山岗扬洒进道道谷地，再把每个滨海山村淹没。村人称这为“吉香”，并不年年都有。因此，每当闻到这股香气铺天盖地而来时，人们都会异样地兴奋，醉酒似的手舞足蹈。因为这预示着当年不仅浪下鱼肥，而且五谷也穗粒丰实。

但金子却没被村人热烈的情绪所感染，仍沉默无语，没精打采地叹气不止。

北方的农谚说，“芒种禾苗不怕旱，立夏勤雨丰谷田。”可民国二年的辽南，正在土地急着要水的档口，却从农历五月尾起，接连两旬滴雨未落，不仅旱得满地苗苗都耷拉了脑袋，就连最喜欢在石头缝里扎根的海蓬蓬，也把花期一再往后推延。蓬蓬是出了名的耐旱野花，专挑与大海相连的悬崖或卵石滩头扎根，并且，只要有一根扎下，来年准是一片。

眼瞅着年成就将绝收了，黑岛的家家家户户都白天黑夜在望天瞅地，心急火燎地跑到海边磕头，盼龙王爷别坐视不管，甭躺着睡觉，哪怕把那盆



草根 洗脚水泼了成云都行。但海龙王对凡间的央求根本不理不睬。黑岛人只好爬上墨山去求天后娘娘施恩。

结果，天后还真给面子，到六月二十的半夜真就突然落了场急雨。尽管只下了半个时辰就急忙收了场，许多草木还没解过渴来，但海蓬蓬花却很满足，第二天一大早就迎着太阳笑了，急着要用那美丽的脸庞报答天后的恩惠。

老天下雨时，金子的心里比稀哩哗啦的雨点还乱。

雨下完了，已经是后半夜了，一家人为庆祝下雨也闹腾累了，便各回各屋躺下睡了。但金子却翻来覆去地没心入眠。银子觉得姐姐有点不对，问她哪里不舒服，金子不肯回答。银子见姐姐不愿理她，便自觉没趣地侧向一边，不一会儿就发出细缓的鼻息声。金子在旁边越想睡越觉得各种响动都在往自己的耳朵里钻，抓心挠肝一直熬到后半夜鸡叫三遍了，听娘起来做早饭了，便赶忙爬起身到外间用打下手来缓解下自己的烦闷。

她蹲在灶坑前帮娘烧火，手里捏着干草，可心里却盼着爹能赶快出门。但爹好像故意在磨蹭，不肯挪离屋地。金子想：“以前每次下过急雨，他都早早去田里看看水冲了土没有，今儿他怎么不去了呢？”心里发急，但却丝毫不敢在爹娘面前表露自己的焦虑，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等太阳从东山头冒红了，隋新这才慢腾腾地扛起铁锹走了，挨近院门时还回头说：“这雨下得不解劲。”

金子一见爹出了院子，顾不得娘愿不愿意，便紧跟着爹的背影溜出院门。等爹的身影被西斜坡的土坎挡住时，她连院门都没来得及关，三步两步就绕过门前的紫槐丛，大步流星地向海边奔去。小白狗见金子跑了，也四蹄不着地儿的紧紧跟在她的脚后。

● 金子跑上崖头，一阵浓郁的扑鼻芬芳便从崖底冲起，将她包裹在其中。

“不用想，不用看，只有海蓬蓬花开如海，崖边才会散发出这种钻心的清香！”





她气喘一阵过后才想起，自己担心了一夜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那墩蓬蓬虽很孤独，但一定也跟着凑热闹在起哄。”她失望得几乎要哭喊起来。

金子无精打采地迈下通往海滩的石阶，边走边想：“它们怎么只睡了一觉就开了呢？就缺这点儿雨吗？这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等俺和奎子打完赌才下，难道天后娘娘真有神灵？”她似乎觉得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在牵着自己的运气。

昨几个，在日头快煞山的时候，她趁爹不在家，还特意跑到崖下看过那墩蓬蓬。蓬蓬把根扎在怪石的空档里，仰头向上，像特意要逛滩人观赏自己似的，虽已20多天没见雨水了，但它仍长得比别的棵子粗根大茎，壮实繁茂，叶亮透绿，心包样的花骨朵儿抱得紧紧的，看样子即便是有了雨水，也得三两天后才能绽开。

当时金子还琢磨：“这赌，俺是赢定了！”在回家的路上，她还很自信地对小白狗说：“俺赢了奎子了，你信不？”小白狗停下来摇着尾巴看她，她便高兴地把小白抱起抛过头顶。

可现在呢？完全出乎意料。摆在她眼前的，不仅是她和奎子打赌的那墩蓬蓬在夜雨的鼓动下迎着骄阳盛开了，而且海崖边一片粉红，蝴蝶、蜜蜂比她起得还早，成群结队地飞来扑去。这要在过去，她会马上跑回家喊妹妹，甚至叫上娘，一起来海滩绕上半天。可今天她却心灰意冷，“雨让爹高兴了，可给俺添堵了，娘娘非要和俺作对……”

她耷拉着胳膊坐到前天和奎子打赌的圆石上，不时地抬头四下张望，心想，“奎子能来吗？”她希望奎子能马上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但又怕奎子这时真的站到自己的眼前，便下意识地伸手扯了片蓬叶子闻闻，而后又放进嘴里嚼着，嚼了几下觉得很涩，便把碎渣儿吐到石凹里，不停地吧嗒着下颏儿，苦渗的甜味在嘴里润延。不一会就有蚂蚁爬来叼那些碎渣。她低头眯缝着眼细细地瞧着，“你们搬这东西干什么用？”就在这会儿，她





草 才把憋着的心事丢在了一旁。

根 小白坐在半坡上见金子往嘴里放东西，急得四蹄乱捣，吱吱地哼个不停。

她不愿小狗在这时缠着自己，起身抛石头把它吓到远处。她想清清静静地揣摩下自己往后到底怎么办好。

金子抬头望望海面。奎子曾经常划着小船从这里靠岸来找她说话。但这时，那里却是一片空旷，只有一只孤独的海鸥绕着海礁的浪花不停地在转着圈圈。此时此刻，她说不清自己的心里到底是塞满了惶恐还是充满着渴望。

金子16岁了，已到揣摩哪个男人顺眼的年龄了，她的春心还是头年三月二十三那天在墨山顶上被娘娘挑逗起来的。如在大清那会儿，她头年就该是男人传宗接代的婆娘了。

“俺赌输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理不出个头绪，她便站起身拍拍屁股，看了一眼那墩正在盛开的蓬蓬，才若弃若恋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小白见她朝自己走来，摇头摆尾地表示欢迎，还高兴地跑到前头带路。“小白！你等等俺！”小白很听话，摇摇尾巴坐到路边等主人近前。金子走近了，小白便站起来舔舔金子的手，回头一路小跑，在树棵里钻来钻去。小狗的乖巧，帮金子转移了多半纷乱的心思，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情郎歌”。但刚哼了半截，就觉得脸蛋儿火烧起来。

“情郎歌”是黑岛的荤调，听歌名该是女人的唱曲儿，可岛人大多以为这歌只准男人哼哼，尤其是少女哼不得，要哼了，一准是要发“臊”，年轻媳妇要哼了，保准是她正在想野汉子，三四十岁的婆娘若哼，叫老不正经，只髻子老太随嘴溜溜，才属逗着玩的。在黑岛，都是男人心顺闲遛或遇到扎堆洗衣的女人时，才诚心蹲一边挑逗着喊“俺教你学着唱？正月里来闹花灯，闹得心儿乱扑腾，偷眼瞅见情郎哥，里面痒痒外边疼。二月里来葱心儿黄，柳尖嫩芽拱地狂，别瞧花瓣绷得紧，一捅她就乱嚷嚷……”





俺一直教你到十二月，美死你……”未嫁的闺女听了便赶紧捂着耳朵跑开，媳妇们便一齐冲向男人泼水。但也怪了，私下里无论男女，不会哼哼的准是哑巴。

金子哼完了便想起爹那难看的脸。她觉得近来爹总在暗暗地监管着自己，特别是近日，他就没正眼看过女儿。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心想：“俺必须赶在爹察看完地埂前进院。”

一条小溪横在她回家的窄道上，溪水沿着曲里拐弯的谷间从墨山脚下一直流到这儿，再从这里流去海边的河湾子。金子家头年春尾才盖好的房子就在小溪北坎儿的后面，坎上长着茂密的紫槐，像一道树墙遮挡在院落和溪水之间。

快到家了，金子反而觉得心里有点儿惶惑，“爹要是先进了家门看俺不在，又要问娘，‘她又跑哪儿去了？一个大姑娘，要在老中国，早就该及笄了，也不知给妹妹做个样子！’”娘早就把爹的话告诉了金子，并说：“你爹的这句话，不知在俺面前重复多少遍了。”金子不知爹说的“及笄”是什么意思，便问娘，娘也不懂，只顺口说：“反正他就是说你不争气呗！”

金子想起娘的话，越想越担心家人会看见自己的怪异举动，便踮起脚向坎上望望，小溪在低处，在这儿连自家的房顶都望不见。

为了母女赶海上山走动方便，隋新专门在溪流里铺垫了青石，金子已走过无数次了，可今几个因为半夜落雨，溪水比昨几个深了一些，稀哩哗啦的有点儿晕人，刚迈步时她还想：“俺今几个决不能掉水里。”但一抬腿，身子就有点儿晃悠，两手只好紧紧地抓住裤管。

“早上俺不是从这儿跑过来的吗？现在俺是怎么啦？”她越慌越觉心里稳不住劲儿，仿佛脚下的石板在顺水移动。“今儿俺要是洗了鞋，让爹看见，他就有骂俺的引子了。”想到这里，便更加心惊肉跳，眼瞅着只剩最后两块石板了，但身子一晃，一只脚就滑到水里。





草根 小白早就跳过了溪流，坐在对岸的马莲墩旁等她，几枝盛开的马莲花恰巧弯立在小白的头顶，金子在没过河时就瞅见了这一幕，觉得它意外好看，踩青石时也舍不得把眼移开。“你让俺分心了，这下可好，踩滑了青石板，都怨你！”

金子懊恼地踏上了对岸，小白凑到她的身边闻鞋子。金子却生气地跺了一下脚，吓得小白连蹦带跳地逃了。“你不准回家告诉俺爹，听见没有？”金子喊。可小白生气了，就像没听见似的，头也不回地撞进到紫槐丛里。

她瞅着鞋子沮丧，想哭但又哭不出来，心里像窝着团闷气。

她愣了一会儿神儿，蹲下来洗手，设想自己被爹看到后会是什么样子。但转念又一琢磨，不对啊，“爹不是说过吗？‘大清不让女人抬头，可黑岛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女人要直起腰来过日子’。俺都这么大了怕什么？兴男人喜欢女人，就不兴女人喜欢男人？俺人前不敢抬头，那不是自己熊吗？直不起腰来怨谁？只能怨自己。”想到这里，她便轻快地挽了挽袖口，捧了一捧清凉的溪水用力地泼了下脸，然后低头看水里的自己。

流水中的人，虽然有些恍惚，但瓜子型的脸盘儿，黑大的眼睛，斜上挑的柳眉，自然松垂的刘海儿，还有那条迷人的长辫儿……都在告诉她，“你已经熟透了，就像蜜桃一样，水灵灵的，没人摘就自己掉地烂了！”这话是奎子前几月刚对她说过。那会儿，奎子夸她时她还不太理解，可这会儿……她想着想着脸就热烧起来，水里的脸蛋儿也跟着红了。

“他要是赌输了那该有多好，刀把就在俺手里了，叫他怎样他就得怎样。这下可好，刀刃跑俺这边来了。这算缘分吗？”

“快一年多了，俺总背着爹娘偷偷和他来往，虽然俺从没做过出格的事，但心里总不踏实，”她琢磨着，“俺如解脱了他之间的情感纠缠呢？能让俺的心情松快些吗？”但她在这样想的同时，又感到胸脯里有种莫名





的空落。“现在他赌赢了，海蓬蓬花真的开了，那俺让不让他摸身子呢？如果让他摸，那让他摸哪儿呢……反正他别想摸俺的这个……”她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奶子，但心头却泛起一丝羞怯与渴望的甜意，只是那甜里还夹杂着比蓬蓬叶儿还苦涩的海水味儿。她咽了口吐沫，茫然地仰起头看看天空。

天上的云彩不知又躲到哪里去了，太阳洒得干巴巴的，昨夜留下的雨相至此已无影无踪了，现在又没一点接着下的迹象了，地面上的雨水已变成了蒸腾的水汽，一股股窜起直扑人脸，天地间仿佛凝固一般，憋闷的气息把小小的滨海山乡包裹成一团，连雨后喜欢出游的云雀也不肯飞出嬉戏，天际更加空乏无聊。“昨晚的天要是这样那该多好……不对，还是吃饭要紧，爹和娘都盼着老天下雨。”她的心绪被交织在矛盾之中。但她也在努力提醒自己，别折磨自己的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她甩干手上的水，起身缓缓地往坎上走去，反复提醒自己什么都不要想。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前天下午同奎子打赌的情景从心头抹去。两人的那幕分闹，已深深地打入了她的记忆，成为少女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春心振荡曲。

听天由命

“你就行行好吧，俺没睡过一天囫囵觉，快想死了……你就让俺摸一下吧，就一下，过过瘾，咱俩好了这么久，连碰都没碰过你一次。人都说女人心软男人心硬，可你相反，心比石头硬！”奎子跪在海蓬蓬旁

